



主管 | 华夏日报社 主办 | 华夏全媒体研究院文学研究所 夢水潮文艺学会 本期 4 版

2026 年 8 月 7 日 星期五 | 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2521-0289 | 数字报：szb.cmnint.com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 2023 年 6 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投稿邮箱：huaxiazaobao@126.com

顾问 | 冰心 谢璞 杨金鸢

王铭祥 张千山 唐可省

主编 | 艾华林 执行主编 | 李飞红

偷偷翻开的武侠小说

■ 叶正尹（江西）

我十三岁那年的暑假，父母工作日总会把我送到外婆家，傍晚再接回去。外婆家是栋带阁楼的老房子，楼下是她踩着缝纫机的声响和厨房里飘出的药膳味，楼上则堆满了旧书旧物，常年无人踏足。数学补习班每周占去三个下午，外婆负责接送，会提前煮好绿豆汤催我出门，其余的日子我犹如一个被遗忘在竹篮里的毛线团，百无聊赖地在外婆眼皮底下滚来滚去。直到某个燥热的午后，我趁外婆在楼下打盹，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爬上阁楼，在墙角那只裂了口的纸箱里，翻出了一本封面残缺的书。那是小舅舅早年离家打工前留下的，纸箱里还有几本《射雕》和《七剑》，偏偏我只抽出了最上面这一本。书页已经泛黄发脆，边角沾着浅浅霉斑，翻动时簌簌往下掉渣，但第一页上那行字却清楚得很。楚留香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感觉这三个字念起来唇齿间有一股香气，和阁楼里樟脑丸的味道截然不同。

那年我还不懂什么叫武侠，只看过几部打打杀杀的电视剧，以为江湖就是抡拳头和流血的把戏。可这个人不一样，他穿着白衣，嘴角好像总挂着笑，被人追杀时也不忘捋一捋被风吹乱的头发。我跪在阁楼的木地板上，膝盖硌得生疼，却一页一页翻得停不

下来。

暑假的日子向来被切成均匀的方块：上午练字，下午不是补习就是做算术，傍晚才能看半小时动画片。但自从有了这本破书，我索性偷偷把午睡时间挪作他用。外婆在楼下摇着蒲扇听收音机里的评书，我光着脚踩在发烫的楼板上，把书摊开在膝头，头顶的风扇对着后脑勺呼呼地吹。读到楚留香从船舷跃向海面的段落，我甚至能闻见咸腥的风，听见桅杆吱呀作响。阁楼还是那个阁楼，我心里却装下了一片看不见的汪洋。

最让我着迷的不是他打架有多厉害，而是他永远悠闲散漫的态度。别人逃命时狼狈不堪，他却总要嗅一嗅郁金香的香气，跟对手聊几句闲天，仿佛世间所有的追杀都不过是一场游戏。我合上书，看着阁楼窗外被电线切割成碎块的蓝天，忽然觉得补习班也没那么让人喘不过气。楚留香教我的是，人就算困在四面墙里，心里也能装下一片没边没沿的地方。

当然，偷看的书总归要藏好。我把封面的残页撕下来，裹在暑假作业的硬壳外面，每天傍晚外婆上楼收衣服时，我赶忙将书塞进叠好的被褥底下，手里抓起一支笔假表演算。有一回她走过来摸我的额头，说这么热的天怎么不去楼下吹风扇，我紧张

得连睫毛都在发抖，可她只是帮我把电扇调大一档随后转身下了楼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跳擂起一面小鼓，鼓点里全是劫后余生的欢喜。那种秘密的甜，比外婆冰镇在井水里的西瓜更清甜。

整个暑假，那本书被我翻了三遍，书脊散开了线，最后几页干脆脱落了。临开学前的那个下午，我又上阁楼，没有再读，只是坐在纸箱旁边发呆。风从窗户缝挤进来，把摊开的练习册吹得哗哗响，宛若在翻一本看不见的册子。我想，开学以后坐在教室里，也能偷偷回忆那些段落，把黑板上的方程式看成楚留香踏过的梅花桩，把老师的粉笔头想象成飞来的暗器。那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，有些东西别人拿不走，哪怕只是一本破书里住着一个白衣人。

如今我早不记得那本书的结局了，也许根本没有读完。但偷偷翻书的紧张、怕被发现的警觉，还有背对门口竖起耳朵的忐忑，全都被压得平平整整，收在我记忆最妥帖的角落里。偶尔路过旧书店，看见泛黄的武侠小说，我还会停下来翻两页。气味当然不对了，可心里那个十三岁的男孩会抬头看我一眼，嘴角带着楚留香那种了然于心的笑。

梯田等待

■ 云峰（湖南）

今年清明，冷雨淅淅沥沥落个不停。

我从外地务工的城市赶回乡里，专程给父亲和二叔上坟。沿着水渠边的道路一步步往山腰走去，前两年乡村基建改造，这条主水渠重新修整过，渠身笔直宽阔，侧边还铺了硬化马路，拖拉机、三轮车可以径直开到山脚的田埂边。

沿路的平田早已翻耕完毕，泥土吸饱了雨水，漫开浓郁发酵的地气。雨滴砸进田里的积水面，漾开层层细碎水纹，田沟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鸣叫，忙着发出求偶的信号，整片低处的田野满是春日生机。

可越是往山上走，脚下的热闹气息便一点点消散殆尽。气派的硬化马路只修到山脚就戛然而止，加固的水泥水渠攀爬到山下也断了踪迹。抬眼望去，悬在半山腰的层层梯田，像被整个村庄遗忘了在半空。依旧是同一场绵绵春雨，落在高处梯田里却转眼渗进土层，半点留存不住。荒芜的田面袒露着板结开裂的肌理，唯有成片枯黄的茅草，默默封存起过往的旧事。

我们那一带，低处的平田紧挨着水库的主干渠，从来不愁水。高处的梯田向山腰延伸。水在低处流，田在远处渴。

水库是 60 年代动工的。周边乡镇的民工赶来，锄头挖、箩筐挑，肩膀磨破了皮，扁担压弯了腰，才筑起了大坝和主干渠。父亲领着本村青壮上阵，二叔也跟着一同出工。父亲生于 1940 年，60 年代出任生产队队长，在村里一干就是五十年。

水从水库流出来，沿着主干渠而下。上游有座水轮泵站，村里人都叫它发电站。泵站外连接着铸铁水管，架在一节比一节高的石墩上。平整的管身，是我们儿时上学放学最爱走的独木桥。傍晚落日铺洒霞光，落在锈迹斑驳的管壁上，晕开一层温柔的暖红。

父亲和二叔为这水操劳了一辈子。每到开春农忙季，二叔驻守在泵站清理杂草、疏通涡轮淤积，水管细缝扎些棉花，再拌上桐油封堵，破损裂口亲手电焊修补，老旧管道就专程进城采购更换。父亲则领着乡亲们钻进山腰，砍除渠边杂树，掏净渠底淤泥，把每一段水路打理得通畅无阻。

开闸放水，水流借着水头爬上山。不管是在水渠的开口处，还是在梯田漏水的缺口，总能看到好多泥鳅在水里窜动。水流得急，泥鳅就游得欢。它们肥硕，借着那股冲劲身子一扭一扭，自由冲浪。有时候一个浪头卷过

来，能看见好几条大泥鳅凌空翻个身，溅起一大片水花。父亲看着那些冲浪的泥鳅，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。那些年，水来了，稻子黄了。父亲和二叔挑着一担担金黄的谷子，扁担在肩上压得弯弯的，两人喘着粗气，可脸上全是笑意。

分到户后，集体水利日渐松散，早年的水轮泵站渐渐老化，输水能力一年不如一年。一九八七年村里通了电，父亲看到了希望。为了彻底解决丘陵梯田常年缺水的顽疾，他主动四处奔走，逐级向上申请项目，多方筹备资金，牵头在山里修建机电电排，想借着电力提水，从此彻底终结山地靠天吃饭的困境。

可山村地势落差极大，早年乡村供电不稳，电压忽高忽低。新建的电排电机常常超负荷运转，频繁被烧坏，机器故障不断，维修成本居高不下。后来村里尝试把电排承包给个人管理，希望能靠专人管护维持运转。奈何养护经费不足、管护松散、设备老旧问题始终无解，承包经营终究难以为继，最后彻底搁置荒废。昔日热闹的机电房渐渐荒芜，断壁残垣静立山野，再也听不到机器运转的声响。二叔一身修理涡轮、管护水利器械的过硬本事，从此再无用武之地。

此后各家只能自备柴油机抽水抗旱。

有一年大旱，我跟父亲学抽水。正午日头毒辣，老式柴油机靠摇把启动，我屡屡失误——接头漏气，底阀渗水，拼力摇机也只空转。父亲不吭声，取一把半湿不干软黄泥沿接头抹一圈封死漏气，拎起底阀在泥面轻顿几下。灌满引水，摇车启动。柴油机轰鸣，清水从出水口喷涌而出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。我大喊：“水出来了！”活水奔入干裂的稻田，萎蔫的秧苗缓缓舒展。

抗旱常通宵。父亲独坐田埂守机。有一晚，星光点点，月几弯弯。他迟迟未归，我循着田埂寻去，见他蜷在草堆里睡着了，蒲扇滑落在脚边。我叫醒他。他抬腕，借着月光看了看那块老上海牌手表，哑着嗓子说：“抽够五个钟头了。”

二叔 2020 年走了。是我从医院把他接回来的。

父亲 2024 年七月二十五（农历）也走了。我请了假赶回去，守着他，看着他闭眼。我守在了身边，可什么都留不住——像这片梯田，看着水从渠里流过，一滴也喝不到。

那块老上海手表，早已停摆，静静地躺在衣柜的抽屉里。

如今又到插秧时节。恍惚间听到记忆中的嘶吼——就像当年抗旱时那样，一声一声，闷在胸口。我常年在外，梯田等着它的水，等了一年又一年；我过我的日子，过了一年又一年。可远处那些高处的梯田，早已长满半人高的野草。

祭拜完父亲和二叔，我从山上下来，又路过那片最高处的梯田。田埂还在，田底硬得像石头。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块地，干得扎手——要是有人愿意把水再引上来，它们还能活过来吧。可谁会来呢。它还在等水。父亲和二叔为它操劳了一辈子。现在他们走了，水也没再来过。

可这片梯田不知道，它站在那里，还在等。

风掠过半人高的茅草，扫过板结硬实的田底，一动不动。

责任编辑 | 胡泰然 校对 | 卢路